5563.7
4012.1
v.2

記序

書

雜著

策問

祭文

碑銘墓誌

嘯皐先生文集

亨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rmington-Korea

嘯皐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風騷選序

余塞木亦滿家食送一夏乃占屋上小麓刻柞椽地構虛簷兩間以爲歐暑之謀曾有童丱十餘輩來問句讀病廢遺忘之餘未免繙閱往策沿究註脚以答其辨質之勤暇日摘古實爲題試以五七言則黃口學飛殊覺乳臭擁鼻措以南圖宜莫如效顰古作於是就東賢所選前後風騷集除杜韓蘇大家及眞寶所載外擇其鋪敍委曲語意平穩無奇簡僻澁之疑者得若干首以爲不遠之則然而讀者旣非一口謄本難齊反有不能咸

東261897

之歎乃聚而告曰家有木刻活字四五斗若用搷板揷
印則可以日傳萬紙盍相與勉之僉曰諾遂先分偏傍
以便搜拾計紙而授以均勞勩缺則補完則整出作入
息曾不知三庚之畢伏四體之汗且胝也意甫之樓子
伊山與宅近而樂聞者亦往來相助凡閱數十晝而告
訖則僉欲識抄印張本及歲月于卷後余惟諸學子當
惜陰穿牀之際顧乃虛費旬朔以辦得雕篆之資此實
視博奕差賢乎已爲可使聞於大方之家歟然因詩勸
懲乃先王之教而韻語發蒙先儒亦有其訓後世述作
雖不能追儷古人而其意趣所到亦莫非喜感愛惡所
感發航流泝源梯卑躋級其不在於是乎諸學子惟無

書是患不憚躬勞而旣得之矣不務根究作者本意而
徒拘拘於文字之末已無足取而況於懶廢束藏飽蠧
封塵而甘與初計背馳者乎飯囊牛襟之誚諸學子尚
愼旃哉嘉靖紀元閼逢困敦夷則下浣潘溪病伺書于
東里青山嘯臯之新軒

睡軒集序

越自漢北建極以來人才之盛推　英宣兩朝爲首跡
其一時充滿班行誠無讓於濟濟之美而其中表表蹟
雷霜日如丙子戊午前後之數君子乃其尤者也襄陽
睡軒權公蓋亦戊午禍網中之一人遭凶虐罔極之變
礎斧在前而確乎不亂從容就盡此實朝家養士之報

於　先王爲有光矣竊惟人禍天刑古之行行者猶不免恐懼之譏而公妙齡釋褐薦入翰苑已能思死其職靡所顧慮追南史董狐而與之友其氣節之强毅得之於天者爲如何哉寒玉焚於酷炎勁松摧於狂飇人情同於駭惜其深寃極痛至今將百許年凡有聞焉者尚且哽于喉泫于眥矧乎門戶之中骨肉情深瓜葛分厚者將何以爲心嗚呼萬事已矣九京閟矣所謂吾未如之何也者獨其咳唾之霏精華之發光天射斗擲地聲金者猶足以留典刑於彷彿寓無窮之遐思公之仲氏判閣公先獲乎此力加搜輯而患亂傾蕩之餘散失殆盡所得只五七言古體律絕并百餘首賦表記銘等雜

文又若干篇裒爲一帙謀欲壽梓未及而沒遺恨有年
今達城府伯權君文海於公爲從孫慨然有志於斯前
牧公山工材已鳩徑遽未就及下車于此繼前而亟圖
之閱數月以刊畢告且印寄一本于余蓋府伯會以序
文相屬余不敢諾而府伯督之不置嗟余筆力衰落何
能絲毫有所發揮於公乎哉第觀卷中諸作一一流出
於肺腑拳拳乎戀君憂國之深懇懇乎思親憶弟之切
一片衷忱交溢於語句之表至其邂逅而唱酬者無非
名世之士而當時第一流如濯纓子最爲莫逆交懽然
相對牙鼓而鐘聽顧眄唯諾之容宛乎猶可以想見焉
噫公於是乎爲不亡矣彼無道之淫刑亦安能斬截百

世不磨之流芳也哉噫噫其可傷也而其亦可慰也夫公諱五福爲校理玉署乞便養出宰野城三年而被收年纔三十二而絕府伯之爲是舉經營甚勤爲之訂正之次第之釐爲上中下三編板刻楷整殊可觀也承任亦贅公門作甥姪故斯集之成悲喜同之玆不克固辭而僭序之若夫詞藻之清越氣格之森嚴則閱者自當知之余曷庸煩述焉萬曆碧雞陽月上澣前昌原府使朴承任書于龜城溪西之村舍

跋

尊堯集跋

右尊堯集一卷乃宋朝諫議陳公瓘之所撰也公憤安

石之奸旣以其術亂天下而蔡卞之徒踵襲前弊必欲
墟人家國而後已至於傳信之書又專用其所謂日錄
者而實之以成安石歸過掠美之素志於是乎是集作
焉當是時羣陰剝陽上下否塞威勢赫張犯焦觸碎雖
介然自守不隨流俗者亦皆囚首結舌不敢吐一言以
辨是非而公獨能著書彰言發羣小之隱惡雪祖宗之
深恥豈非高於人一等而君子不無後議者何耶蓋公
之心術雖正而學力未至故於事理之隱微者初不能
洞燭而明辨之未以爲非旣昧於諫省之議回隱不直
又誤於合浦之書則其病在於不能深知小人肆情反
理之實而且不識平生所以惑亂聰明變移心術者又

皆發於日錄之一書故其言論之發雖出於覺非悔前之後者亦不能深探釀孽之根柢而顯摘誅首之元惡終未免討鬧把持徒有見於利害如先儒之說也然常人之情一有過言執以爲是終以自誣者多矣矧乎平日信其所見以爲當然立言主意滯固已深則其肯徇他人一時之誘而改積歲已定之論乎龜山離內外判心跡之論一警於心而惺然悟飜然悔其所以自訟改過者不獨此四明之新書則公於是果爲高於人者而

臣又有所感焉方神宗之得安石也自以爲千載一遇寵信尊重靡所不至一朝四海寃呼邦國傾危鈇鉞之責將有所歸則乃反肆其縱橫捭闔之筆舌以文迷國

誤朝之奸狀至以充塞兩儀之咎責歸之言聽計從之君父雖以陳了翁國耳公耳之直操嫉惡憤邪之讜論尙未能洞燭而明辨之則人主之玉汝奸回果何益哉此又不獨爲人臣子者之所當知也已

記

江界府晦齋先生祠堂記

江界府晦齋先生祠者爲祀李文元公而作也府乃先生謫居之地先生之謫在嘉靖丁未謫七年竟不得出玆旣沒世而塞垣人心服之不忘越若萬曆丙子熙川學子金生玹乃翕一方順嚮之懇以廟祠爲請按使金公繼輝聞之恨晩肯構斯亟渠渠棟宇一朝翼然立于

鄉庠之左嗚呼苟非先生道德之尊孰得以稱斯舉而
人心之所同然者亦可驗矣蓋宗祀先賢禮莫重焉風
聲氣運所係不淺必羣心萃合聽聞洽然而後克舉故
雖其平生棲息之地出入游宦之方亦不敢輕議營建
矧伊窮荒絕漠犬羊之與隣身羅密網投竄於層氷飛
雪之聚溘然就木則得其戚嗟沱若斯亦足矣能知所
尊慕追敬而情願設香火之奉以爲久遠之計玆豈非
有以感之者深而不能自已於興起而然歟先生挺生
東南禀精純之質不待師資而超然獨詣深究而力踐
灼見聖域之正路未嘗一息之或間以至於體用彜備
推之成物裕如也應期　仁廟之聖庶幾民蒙至治之

澤而爲號遠隨不一年先生已作鬼門之羈魂矣嗟乎人事世變之靡常而吾道之不可行有如是夫西關一路廟祀先賢者惟延府與熙熙之祠乃祀金寒暄趙靜菴兩先生先生道同心一私淑而克自追配焉玆三先生者屹然如泰山喬嶽鼎立國朝比者別撰儒先錄特命印頒而俎豆　聖廟之議輿情共欝抗疏吁天者非一再下至兒童走卒亦皆飫於耳熟於口其道尊德盛爲如何哉而生前一身之困踣流離則吁亦甚矣夫疊生鉅賢於百年之內謂天無意於斯不可也天旣生之隨之以否運俾不克展其所蘊而蘭摧玉焚之餘徒崇虛宇於寂寞之濵其諸謂之何哉昔伊川程夫子造

道已至而易傳之成猶待涪州一行之力先生在邊徼其所著述者求仁有錄進修有規大學則補章句之遺中庸則衍九經之義精力所寓無非菽粟其味布帛其文所以繼往開來者於是焉在然則先生固海東之程氏而洋洋乎鴨水實先生之一涪江也夷狄患難誠若哲人之蹇厄而見在所居自有亨道反得以助發其事功之懿徽言至訓下詔百世前賢後賢若合符節天意不可知其或有在於是者非耶獨伊川生還而先生續定客土古人云其所不能者人也此何足爲先生之道之累而書院聿興於西鑾新祠繼起於東朔則其所同然之心時無古今地無彼此果孰使之然哉先生之孫

浚來自東京適過金生於都下聞是祠之襟戚戚然不自禁生曰郡廟已記而府獨未盡圖之使來者有考焉浚也知余於先生忝聯瓜葛踵門相告仍以記文爲屬余不覺驚歎而起邀生而詢其詳顧余非知先生者曷敢贊一辭第於所謂天意之難測人心之不可誣者竊嘗有所感玆不以文下爲嫌而罄其說金生時典江學貌樸而質厚發言諄諄斯乃西塞之秀及先生之存陪杖屨一朞云其倡立兩祠爲績孔嘉而已序於郡記此不悉書焉

榮川鄉校重修記

人性之善而氣拘欲蔽修道之教於是乎立設爲庠序

學校所明者人倫所育者英材此聖人所以盡君師之職規模節目廣矣詳矣然其在國都之內則朝議之所崇重髦士之所闗聚學宮無廢墮之憂至於窮鄉下邑當初創構率多粗略而後來司篆者簿書米鹽爲第一義風化之原歸於度外則所謂鄉學者眞箇一邑之贅疣其殿堂齋廡埃鱗焉侵穢風雨焉摧剝繩樞席門東柱西撐以苟度星霜此學道君子惻然動心而不能已於興作之擧也榮之爲郡隸東南而居上流山明水秀襟抱環合俗習柔良撲地多士族之家垂髫後生咸以讀書爲業文獻之盛名於東方郡之鄉校在鎭山左臂之外面陽之位爽塏閒豁其建置不下百年規制之隘

陋雖不至如他邑若其頹壞則未免於一㯲而或有甚焉郡之多士扼腕者非一日歲丙子夏太守完山李侯希得到任之明日祗謁于聖廟見其殿宇卑褫諸屋蕪圮乃喟然歎曰一邑之政教化爲先學校乃敎化之所自出顧乃睨視而不問其成毁其可乎哉請先從事於斯計定於胷次事辦於手段渠渠厦屋將突兀於眼前然必田里無歎息愁恨之聲然後方可以樂事勸功故遴一朞之亟至丁丑秋始鳩材陶瓦先作大成殿剗舊以拓基不月而成三間五架雖因舊規廣深皆增其尺度一極中尊四簷環拱巍然廓然門庭肅穆繚以崇仞之牆越戊寅春次建東西齋舍爲房各三而南樓五間

又橫跨兩齋之尾軒楹宏豁比前增勝爲一邑雄觀殿前東偏舊有尊賢小堂與掌教員之室連構是年秋皆撤之移其室稍南而卽其地起明倫堂堂亦弘敞涼燠咸具又對創神廚於西偏監視烹宰恢有餘地此兩屋乃今新作而殿南門牆亦往者所未備也軫工徒寒飢冬夏則停手從容不迫以底于成故所營皆完美整壯無絲毫遺憾今年春暮鄕之進士琴軔等錄其梗槩如右馳書於某曰吾鄕之校於今得新天惠仁侯凡有血氣者旣得所矣先務是急使積年臭腐化爲神奇厥績偉矣不可無文字傳後此非子之責耶且當明府之始謀也合境大小固已聳聽而興于心及其文廟還安一

獻禮成則冠儒冠者咸造在庭瞻仰咨嘆感奮而不自
禁令也繕飾既卒蓋將供盤筵舉酒相賀以落之前日
之觀感興起者醉飽舞蹈其薰陶和暢又將如之何哉
若是則吾明府新民之化張本於斯校之新此亦記述
者所當知也余拱而謝且辭以發揮盛美非巨筆不可
將命之伻再往返焉則余不克終辭遂序次諸君所錄
記者申之以羣情之攢抃而重爲告曰吾鄉之校其摧
敗蓋亦甚矣不有賢太守革其舊而新之則一鄉多士
之憫憫者安得有今日之欣欣乎一校之成毁有異而
一鄉之憂喜隨變諸君曰既躍然鼓作於此舉矣盍亦
反之身心而近思之哉孰不爲憂身心之憂憂之大也

孰不爲喜身心之喜喜之切也知學舍之重而毁則憂之新則喜之固人情之常也至於身心有大可憂切可喜者而不圖所以去憂而就喜無乃明於遠而昧於近得於外而失於內耶矧乎聖人之建學以育材爲務而人材之成就其本在於明倫苟斯倫之不明而所育者非其材則雖梁棟輪奐丹靑窈窕而亦一徒設之虛器耳何益於吾身何關於國家哉倫之講明主於師友而爲士於此世者未免悖長幼之序罔朋友之信甘汙下而不恥然則倫何由而明材何由而成就焉哉若是而膺俊秀之選被教育之名能無俯仰之愧怍乎吾榮士習之正俗尚之淳素有鄒魯之稱比來泥沙漸染衣狗

改變令人不能無及見借乘之嘆今者賢太守有鼎新之舉蒙士之瞻聆刮開意向傾翕此實易轍之一機苟能驚悔昨非之醉生講求固有之天則奉持湯盤於心胷而百之千之則將居然舊憂湯滌而新喜洋溢吾榮之士習鄉風與此重新之學校同一改造之乾坤矣豈不快哉余則老矣愧不能自拔喜學之新而士之憂猶未解焉故因弁告之若夫訓迪之方進修之要前賢已詳詔之明窓淨几當自得師余不敢容贅而架屋下之屋焉董是役者生員金士皥幼學全漑

書

上左相安玹書

謹伏問神相台候何如某伏蒙令賜備員殘郡艱保羸
喘伏惟令鑑就達惶恐郡地紹修書院厥初建立時奉
安安文成公畫像春秋祠祭以爲學子瞻仰之地爲因
描畫年久絹縷碎缺顏面以下裂成橫畫殆無完處前
倅謀欲改畫買備絹彩又書請描工于京荷諸相公盡
心指揮事幾得成而畫手適病滯遠境終被國事催回
未遑而去今經霾曀雖奉護惟謹而缺裂日增若過一
臘必至無可彷彿描亦失眞誠非細慮頃日監司巡歷
謁祠親審極以爲懼即命申報粘移實欲該曹轉 啓
施行竊念泛然文報非但未安斯文莫重之舉反若輕
緩故委進院中有司使之罄訴曲折其題名妙手刻期

發送特煩閤下一開口之勞數歲經營而未獲者指日可成不勝欣幸之至竊惟文成公道德之懿在當時已極推仰故前朝亦以王命寫眞藏在宗家此奉安院中者又其傳摸之本今改畫之舉雖關稟 朝廷事體亦恐不至大妨伏惟令愍鑑仰恃眷厚冒昧煩控惶恐惶恐

代紹修書院有司上戶曹書

慶尚道豐基郡 賜額紹修書院有司幼學某謹薰沐再拜上書于地曹判書相國閤下伏以教養人才國家先務而供億之事實養育之所急也內而館學養育之具無不備至故絃誦不廢多士彙出外有鄕校亦國典所設士不肯聚教泥不行者誠以養育之方非特不備

而反有所害爲世之所病焉者久矣有志風化者思所以振作則書院之設烏可已哉此周明府世鵬所以極力經始而安相國玹繼之以盡心措畫者也其規模制度雖詳裁畢舉而顧於其中有權輿不承之嘆若供億一事是也請一一陳達伏惟鈞鑑焉立院之初置簿田若干畝寳米若干碩爲儒生常供十員之備而厥數不敷或值凶荒饋餉不繼士不安集集亦不久安相國按臨是道始謀所以裕其用者於是熊川魚基三所自營門而移屬寧海盈德等官塩盆三坐出贓布而購置鄭方伯萬鍾又加以天城堡魚基四所凡前後所屬一年所納青魚三千五百貫食塩十六碩計饌羞所供之外

餘悉販貿糧醬油饌鋪設什器院中一應用度皆賴是不匱頃在己酉特蒙 聖眷賜額頒經命依國學崇儒右文之盛化聲聞四播遠近欽慕學子雲集四時常養多或至二十餘員而魚鹽該納之官比年以來不體國家興學之至意養士之資視爲餘事一不致意有司不得已告于郡守郡守報于監司監司督于本官非一再然後或略輸焉或半輸焉甚者循累數歲而不輸焉供億告罄措補無路至於稱貸官倉艱難支待有司窘迫之私憂旣云極矣 朝廷敎育之事體亦大乖焉夫魚基本營簿所載則其納稅有常今輸于院非無名之簿也鹽盆乃公備所置則比自備固所樂輸非橫奪之

斂也況充定魚盐仍而不改永爲恒規事前日　賜額之時已有　聖教則彼魚也盐也又非紹修一院之私需乃　朝廷養士之公用而顧其檢督秖係於監司籍記不管於該曹故當輸之官無所畏憚而使　朝廷曠代之盛擧遽至於此私憂過計竊以爲上項魚基盐盆並與其輸稅之額錄在地官考績之案歲察其輸否登之解由檢以殿最一依常供之例則一方樂育之美庶望其永終不廢而無匱乏之慮矣苟不如此勢將日解比前益甚則院中百爲隨見匱竭無以待士曠廢不振終與今之所謂鄉校者無異私憂之迫不暇陳而竊爲　朝廷惜焉伏惟閤下詳察焉沿邊各官所以侵噬魚

夫毒虐益戶以爲親舊簡書之應副權豪苞苴之干謁馱載船運絡續道路而於公家育才之費不以爲意甚至以此充彼先私後公其亦可謂慢且頑而不可不以法制從事也決矣芻蕘愚計若蒙鈞慈敷奏施行則雖主者賢愚不一亦必且盡情急辦不待文移督責而自無慢忽之弊矣院屬學田已置者皆得免稅而將來所得亦皆轉報一一蠲免雖損於經費而不難於施行況此一事於國於民初無所害而但其數邑之盜臣失其私用之利耳其在所施也無疑且以一院之公物田賦則旣管於該曹之出納而一般供用之魚塩獨未之見錄無怪乎納者之不用其心也隨時作人之方莫若書

院藏修亦　朝廷所共崇重也養育之道豈間內外今
若拘於常制憚於開陳一失可爲之機不盡處置之宜
則鞠爲茂草恐不獨白鹿洞之於熙寧寧不爲　聖代
之所羞哉白鹿書院學徒常數百人在叔季尚然則其
供養之費必措之得策千載想仰猗歟盛哉今只以十
員爲額而朝夕之資反有匱乏之慮各官之輸非害己
之有亦非有損於官而不肯奉行至於如此居常扼腕
心欲赴愬不日不月矣今玆所請不過添地官簿籍一
二行而事體得重檢督有綱國家養育之急務旣盡得
宜而所以維持風化培植元氣之助足以垂於永久而
無窮豈非　聖主之所樂聞而執事之所當行者哉不

肖無狀濫叨重責晝思夜度廣採衆議跋涉千里仰叩鈞閤尋恃　朝廷獎才興學之意敢盡區區之願至於當初措置曲折不敢溷瀆在別錄伏惟閤下詳度而力行之不勝幸甚

答星州牧使盧慶麟書

再承辱誨多至累幅眷意甚勤良荷良荷鄙意與仲擧蓋不約而同故前者屬其答以一手無乃以我爲簡乎爲文烈建祠自是美事豈容有他議考亭所立如五賢等祠非必有衛道之功而亦得與焉則文烈徇國之忠扶綱揭義祠之何愧但以是爲主則書院之體似輕所以爲嫌今既就近附構托在一隅吾道之尊自若賓主

之分旣明則可謂兩得其宜雖質諸退溪想應不以爲過也仲擧方專探索之業篤進收斂之功雖微來示其欲一造退溪之門親承面論者非一日但自脫組以來病恙陸續僕在咫尺備悉其然常疑其久住山水之窟浸潤所致實非故爲遷延幸勿以是爲訝志書之敘仲擧固所裕爲然其執謙亦豈貌外足下此擧事體關重來者之考求志爲先焉則輕爲標題亦涉容易不尊不信乃其所懼責以訑訑無乃小嫌乎至於志中所錄愚意有不釋然蓋吾東書院之設鼻祖於愼齋人皆創見不無坐井之譏故其爲志非止摭實兼多述古要以刮瞽壓驚雖出於不得已實不免重架疊牀之究何者立

院既曰循規則作志亦當依樣匪直闕里武夷爲然凡
中原所謂地志者皆未見旁收遠攬如周志之不憚煩
也若必欲啓迷使悟則此當別爲一書決不合贅寄志
中使覽者遺恨也況繼此有作中人以上亦旣見慣心
降其小小異論何足盡恤哉盛美之擧必欲立在萬全
之地而彼無是非之心者亦爲可矜則或於序文及志
中可附之條說破中原制作之盛載諸一統志者凡若
干所至於某某等州府則一方所構累至若干其崇重
信嚮雖多不厭如此云而先賢藏書置田用意之勤考
諸某書某文可知之意因弁詳著焉則亦何欠缺之有
哉使有目者見之猶可回眶若其不知者則雖一一計

聞如前所印寄者萬本亦何能爲彼計而彼而不知又
何損益乎吾事哉如止爲一時之計則已矣要以行世
不爲空言誠如來喻則志錄記載之體當用本色豈合
爲充耳者豢吾之條理哉旣愜虛受之量故不敢不盡
其愚誠惜高明制作不能無議於他日之具眼者也方
今科擧敗心術長浮躁與古人所謂爲己之學正相反
而選士入院以是爲限待士似賤故常未滿於周規前
書云云實主愚見而發然亦未知何策爲勝蓋嘗究之
而未獲頃閱大全別集見招擧人入白鹿咨目乃知先
儒猶有取於是者甚懼前言之妄發然亦出於一時初
不執是爲永規而且其所以咨告者發蒙警寐一洗陋

習則今之學者不可不知此意且當以爲戒而不可以
中格得選爲幸也僕曾墜在窠窟非但不自知省方且
以爲得計今幸備員時入白雲則莪莪章甫例以棘圍
講製之譜爲質問之先是雖擇我所知以相待然或不
知設院本意之不止此始覺向來迷妄爲可驚而衰惰
病廢已爲棄物極已謗入兩無所措亟欲抽避尸素之
咎偶付諸能辨玆事之手足下儻以爲無他善策可以
易此者則亦當表章晦翁洛目之旨使入院之士知狗
以舉格初非出於得已耳目一新心術自正不至如基
川頑吏之無奈如士習何則幸甚幸甚其餘亦意仲舉
必已審覆硯枯鋒秃滯便草此衹栖當離深以無路被

晤寫嘆不宣謹拜

上禮部主事書

竊照本國接壤東陽密邇 皇化名爲外藩實同内服拱北之誠有加無替 朝廷亦鑑其忠順嘉其慕義遇以殊禮別於他邦其 字小之仁無間内外 眷待寵榮靡所不至下邦亦感戴 皇恩益篤葵悃猶恐絲毫愆度以獲戾于 天威今者卑職等齎捧冬至 賀表進至 天閽不期鴻臚寺將卑職一行人等退班於無職生員及褻衣人之後又朔望朝見不許入皇極門内只令於門外行禮較諸久遠見行事例尊卑懸絕遠人惶惑罔知厥由即欲呈稟于該部以未行見朝之禮不

敢徑進下冒姑循新令隱忍遷就靦面汗背無地容措始令通事仰達微懇于執事且稟呈文辨白之意則執事不以煩訴為罪特賜溫慰又教以不須呈文只可口稟于該司郎中郎中大人亦許其變易之輕率即稟議于尚書閣下於進　賀之日別遣下史曲諭序班使之依舊隨班得厠冠佩之後失而有復喜幸良深某等拜受執事之賜以謂自是盡遵舊規而無憂矣日昨望日朝見鴻臚寺猶執變禮止之戟門之外與左衽韃靼分庭比級悶默而退無以自解竊念邦禮掌在春官而小邦亦忝隷屬於下庭則陪臣失班之意不可取正於他而亦賢執事之垂軫焉者也夫　上國所以接遇藩服

自有權度曲折雖在春秋之時其入 覲王朝未聞以下
國陪賤而畀夷之抑之賤流之末也今 朝廷於小邦
遣使 頒詔特掄近侍之臣而況且郊後慶成之宴則
陪臣之坐亦 賜於殿內以此觀之陪臣朝 賀班列
似當有級而朝見之際則序於流品之次生員雜類之
前賤价後生雖未知此儀肇於何時而自 先朝以來
未嘗移易則亦後世不可率爾更變之成規也司朝儀
者固當率由舊章堅如金石設或流弊防政在所損益
則亦當申 奏委諸該部詳議定奪取裁 聖斷昭布
知會使無疑訝如是則處事得體遠人無辭矣今者
朝廷不與知該部不經議無半行文字無片言端緒迫

令序班舌掉臂揮破開　先朝已定之舊規易置一時無弊之成法甚等反覆思惟竊所未喻必以爲偏荒賤价蔑無知識呼來斥去誰敢違逆所以隨意指使而然也然竊謂　朝廷接待外國其一號一令實體統所關一進一退乃等威所係一朝無故貶降班品區隔內外豈不妨於體統而缺於慕望之心乎且王者之政有善然後升陟則人無不勸有罪然後降黜則人無不懲我小邦事大至誠累世如一日別無違忤　皇朝祖宗所以　眷厚優待褒嘉錫予　綸言俱在不知今者有何罪犯遽加貶降而若或懲之者歟我嗣王畏天之威不違咫尺陪臣回自　京師則必召進于前恭問　聖壽

無疆至如　進貢物件有無汙損拜稽儀節有無差失瞻仰　天光祗受宴賞皆所咨詢一依前度別無違異則一國大小相慶以爲庶獲免於有司之責矣今某等之歸我王有問其將何辭以對我王若問使臣班列橫被與奪而又斥在大庭之外則必驚惶憂恐曰我向上之誠不逮前日而　朝廷降之罰歟陪臣無狀干犯朝儀而有司裁以法歟與一國臣民戰戰焉寢食不安必將究其所以而陳謝于　纊聰也陪臣當此其將何辭以陳之歟執事其亮之哉我寡君守小邦有朝夕之務不能自行使一二陪臣冒獻　貢篚于下執事然則陪臣雖賤實代寡君以行事者也　天朝之接之也於

陪臣之賤何有亦以寡君所使而優待焉爾今者失所立之班降拜於門外是雖陪臣之失位實則寡君之羞也是雖鴻臚之抑黜陪臣實乃 朝廷無故而抑黜小邦也 皇朝設秩宗之官置賢公卿大夫以講明辨定而鴻臚乃奉行成範不使廢隳之一有司耳今將 祖宗累朝常行無弊之廷儀遽革於一言雖尚書閣下郎中大人之特加拳拳而猶未快正固滯如前賤品之微命不足惜而 皇朝寵眷之隆意寡君懸慕之純誠舉皆委之於虛此某等所以區區仰籲覼縷而不已者也轉告堂司曲賜施行以復舊班無墜成規惟此之望不勝幸甚伏惟執事垂察焉瀆冒威尊無任悚慄之至

雜著

代人請立鼎山書院文

夫人之初生稟四德具五常萬善備焉故孩提而知愛其親及長而知敬其兄此所謂良知良能而性之本然者也然苟無敎以導之學以明之則亦不能有以知其所有而擴充之是以古之人生子罔不在厥初蒙養之方無不至必以學問爲先務由家塾而升鄕庠自小學而入大學使之盈科而後進循序而不已者皆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嗟乎後之學者學問之恥師句讀之不知而各私其學不騖於高遠難行則必淪於苟賤汙卑知其性本之固有而求所以全之者鮮矣吾東方文獻

尚矣儒術興焉宏材碩德之士代或輩出則必由於教養之有其方也惟嶺以南號爲人才之淵藪文教比他方尤盛至以鄉校爲未足以盡教養之實其列城所設若學堂書院云者非止一二基川之紹修永陽之林皐榮川之伊山星山之鳴鳳以至商山聞韶亦皆構堂立齋所以培養人才啓迪後學者可謂至矣而獨於吾鄉闕焉是豈徒二三子之不幸抑亦吾鄉黨父老之羞一境衣冠之裔俊秀之流在在成行而童幼之聰悟蓋不可以勝計旣觀善切磋之無其所而又誘掖提撕之失其時則無怪乎文風之不振學徒之不興矣余以落魄腐儒晩而無成居常爲此憾慨痛切于身焉幸今二一天

明府下車未踰年有志於興起斯文欲使童稚之志學
者得遂其成就之益余邀揣鄭重之意一陳芻蕘之說
則如響斯應議以克合輒以敦事之責命之於余且詢
以卜言之臺余也喜夙志之有符感盛事之將成遂進
而盡其說曰民之有心於是者有年向嘗披尋而得其
地自郡門泝流而上餘五里許有斷峯峙于溪岸名曰
鼎蓋巖巒奇秀景象淸幽背陰而面陽傍高而中夷築
室可占廿餘間幸蒙陶鑄之餘澤屋宇得成而縫掖聚
於斯焉則無囂煩之外奪有靜養之內得其爲一方學
者之幸爲如何哉今必欲擇地而構之舍此宜無可者
敢以是爲請於是乎城主之意尤喜其基址之有其所

凡經始之期措畫之策舉決於一唯諾之間而無難色焉余乃欽城主之命竭平日之蘊將不憚奔走往來之勞而必圖所以畢斯願焉燠室凉軒明窻靜榻不日之間周遭張設於榛莽之墟則巍峩章甫觀善切磋者必於是蹮蹮黃小誘掖提撕者必於是山水之樂又有以助發其氣槩而塵俗之染無所累於衣襪之末其所以超商山軼聞韶而上與紹修等數院者爲伍一洗吾鄉黨父老之羞者其不在是歟第其興作營建雖待於候和凜釋之日而咨詢謀度須豫於閉塞堅凝之前主張綱紀雖仰於二天教化之仁而終始成就須賴於衆力贊助之多如鳩材陶瓦之際酬工饋役之費非升斗尺

寸之所可了固不可專恃於官則其捐金發帑之施將不於吾鄉黨大小而又誰望哉嗟乎吾鄉黨之人誰不有良心者乎誰不有子弟者乎夫其欲盛事之得成而教學之有其地人人皆有是願矣特未有開其端者爾今城主之令既如彼興作之勢又如此則擴同願之心齊贊助之力此其時矣富則雖多而惟勿吝之爲貴貧則雖小而亦不嫌於俱收唯隨其有無而盡其心焉則此廿餘間造成之需豈有不敷之患哉及其堂成而書之于楣曰某年某月某太守命建而助是役者鄉人某某員大小並列身名流于後世而子弟後生因各得夫講學問業之益流風餘化永傳於無窮心竊樂之不覺告

語之煩也當今之時浮屠禍福之說狂惑衆心人皆趨
向猶恐其或後費財蕩産靡所不至畢竟適足以庇恤
無父無君之一胡賊耳於自己分上初無分毫之利益
若吾鄉之人今在告語之中者於所以費於彼者或無
吝情而反有所顧惜芥蔕於此舉則其人之賢否可知
豈獨鄉議之所不容哉抑亦難與共戴此二天文教之
日月也已矣古者取善無窮而立賢亦無方如有願施
於此役與夫願學於此堂者則雖吏胥村氓亦所不禁
如吾腐儒業已無用於世路將復何所望而不力於此
乎燕賀之後將借一架末席與挾策尋行之徒相從於
句讀訓詁之間以終吾餘生於鳶飛魚躍之天庶升堂

入室之髦士鑑余誠而不鄙棄之又何其幸也年月日
兆亭寒士某謹告

擬遣韓愈宣慰王庭湊詔

因時而制變政有機宜之權臨事不辭難士貴勇往之操曰既得人而授命其明聽朕之敷言欽惟祖宗之創垂全付天地之覆載貽謀慮遠特設藩鎮之規御下法嚴永作王室之屛追夫尾大而難掉不無柄倒而自持敢干鈇鉞之誅以玷筳鏞之治朕以寡德承先帝四征之餘嗣受丕基値天下咸服之後玆新服安民爲急期內外同享於大平伊舊染入人已深乃遠邇多徇於弊習顧惟庭湊之無狀擅據河朔之一方越自前歲而肆

凶尤甚他鎮之作梗逞猘犬反噬之毒戮主帥自統牙兵窮豺狼無厭之貪逼監軍濫求節鉞身逆命而不忌日稔惡而罔悛久矣元翼之受圍復此叔良之失律雖廟社威靈之可仗固無問鼎之虞然時勢處置之乖宜或貽噬臍之悔郄包荒乃人君之度而疾甚非王者之仁肆赦擢髮之愆期收革面之效既得遂富貴之欲應自感納汙之恩苟不通彼此之情猶未盡惟新之化慰安厥心之當亟導宣朕意者伊誰不有強哉矯之忠安能重且難之任惟爾秉心探賢聖學際天人獨擅四海之大名久自先朝之簉仕疏民窮斥奸吏振肅頹波之紀綱表佛骨排異端聳動長夜之耳目經三黜而不撓

操一節而彌堅大材難容常恨不盡其用利器可別良亦有待厥時飲香既熟於朕心薦鶚允愜於輿望惟成德兇醜之不順固王法義刑之必誅朕豈私難保之巨魁反加寵秩朕豈輕罔赦之大慈不施天威須知朝議之從寬不過民殘之爲重至於臨機酬酢之際保無失措蒼皇之憂然未逢觀其險夷切宜審處於進退忠如弘正而肆戮此誠今日不測之恃賊賢者眞卿而不還豈非先朝莫雪之幽冤雖所要急亂之全才實不少惜賢之一念耿耿孤忠之足恃拳拳寡眷之良勤惟汝往諧朕命勿辱

本朝謝遣還漂流人口表

乾坤溥惠覃被遐陲雨露偏恩曲全微命糜粉難報感戴罙深伏念叨受虞圭冒與箕服懼愆述職之責欣荷字小之慈豈意漂浮之賤氓亦霑康濟之睿澤拯己水火俾脫萬死之危復我家邦獲遂再生之樂歡騰白屋慶溢青丘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與物皆春同仁一視誠尊若保恒軫窮人之無歸德符如傷猶慮匹夫之失所肆令牛走特蒙鴻私臣謹當申畏天威益虔侯度情懸北極彌篤星拱之忱壽齊南山永效嵩呼之祝

四皓有無辨

臣謹按漢史傳高祖欲易太子張良招四人者從太子因置酒入見太子得不廢世或疑之臣竊以謂無可疑

者夫君子出處視世道汚隆而以天下治亂生民休戚爲之憂樂焉當初四人之避世而高蹈者以秦室之亂也雖亂邦難居而爲此不得已之舉其爲天下無辜之民所以爲己憂者容有旣耶然而秦政之虐雖曰極矣苟繼之者善而改紀其非道則邦之亂民之戚亦豈至於終不可救哉扶蘇之長且賢而見棄胡亥之幼且愚而得嗣在當時雖愚夫愚婦亦必扼腕而不自禁矧乎四人之賢者哉鮑車之臭未散望夷之鹿已變卒至極亂大戚魚爛河決而後已其耳目所及憂憤所發必不以一時林藪之適迹而有所少緩直至鹿死劉手帝業告成而後方能暢採芝之樂而歌治世之休則又其厭

既往之亂思善繼於方來者其爲憂益加切矣一朝赴隴之鶴書不暇他求而獨以國本將搖爲辭此固秦室之所以亡而喪亂之所以極愚夫愚婦之所嘗扼腕於昨日者也熱羹纔懲覆轍在眼四人之憂其有大於此者乎方以爲樂者文將轉以爲大憂而廟堂籌策旣已罄竭唯待吾手之一擲則雖事之成敗言計之行不行所不可必而決知其此非吾四人者洗耳踰垣之日也故臣之意以爲四人而果君子耶固以治亂休戚爲之憂樂其憂樂旣在於治亂休戚則四人之出不於此時而又何待耶若以爲隆準起沛之初羣雄影附而四人者獨不來焉以是而疑之則四人者固非韓信范增之

流夫溺冠慢罵之辱其拒人不啻千里若非報仇之堅志雖張良亦將難堪於是況四人者乎若以爲天下已平明揚登進而四人者獨不出焉以是而疑之則四人者又非叔孫通婁敬之伍夫新政以誅戮勳伐爲事王言以安事詩書爲首其諸異於烹滅焚坑之慘者無幾則亦安肯舍所處之安強已衰之力而區區焉哉嫡庶爭嗣主器將移危亂之形已萌彼其逃難而辭世者疑若不肯斯時焉出而四人者竟出焉嗚呼此其所以爲四人者也四人者果以一己之安危爲憂樂而不以天下生民爲憂樂者乎徒計一己之安危而任他漢室旋復爲秦則四人者豈所以爲四人者哉謀帷口舌之爭

已極雖以頸血濺地之危言猶未能撼誠中之一念則彼其徒以燕見衣冠之甚偉前對泛然之片言疑若不足以動其溺愛之嬖蠱而太子之位終以是而定焉是則先儒程氏納約自牖之說已盡之矣而司馬公植黨拒父之過言胡氏亦已備論其不然則臣之所謂無可疑者豈不灼灼然哉不然以張良之智豈不知高帝之不可欺而敢爲假飾以求斯須之僥倖以高帝之明豈不識假飾之非眞而遂以爲眞四人者出焉以輕改偏私之滯固乎此張良之必不敢爲而高帝之必不肯受者也尚何疑之有哉或曰惠帝不廢呂后擅政幾至易姓古人遂有安劉是滅劉之論然則四人雖曰眞四人

者而能羽翼太子於一時亦何足稱乎爲此論者其果眞知趙王之必能善繼而戚夫人之必爲賢母乎先儒有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臣亦云君子之道當以四皓爲法

紹修書院畫像改修識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日禮曹判書洪暹 啓曰文成公安裕明於儒術有功學校故參判周世鵬守其鄕郡爲立書院首構祠宇掛安遺像以致尊仰之誠第其畫簇年久綻缺將至泯滅令其道監司李戡掾郡守朴承任呈報移文本曹求致善手以圖改畫請令畫員李不害乘驛前去及期模繪以傳永久何如 傳曰可先是前

倅張文輔使院長安駒購辦諸具至是始克訖功議政
安玹贊成沈通源皆其裔孫實主張斯舉而議政之弟
璿適宰近邑與同省視焉夫東方道學之唱先生乃鼻
祖而書院之設亦權輿于玆至於　賜額頒經尤他所
所未有今又　命工傳模使肖像儼然一新　朝家崇
重之實士論嚮慕之勤於是益著於乎休哉是年月日
豐基郡守朴承任謹識

右文成公遺像中因興州校廢收還宗家故參判周世
鵬知郡時爲設書院復祗迓于廟前後數百年絹幅斷
爛欲盡前守張文輔謀改畫未就今年九月日禮曹判
書洪暹據監司李戡粘報以啓　上允之特遣善手摸

繪十月乙卯始事越若二日訖功奉揭祠壁祀以安之禮也裔孫左議政安玹贊成沈通源實主張之議政弟璟宰榮川與致力焉始畫一本末稱即改摸惟肖其舊幀及始畫兩簇并櫃藏廟中焉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日郡守朴承任謹書

題芙蓉堂契會圖

鳩八方章甫選一塲錄于一榜名曰同年稱爲弟兄於五倫實兼二義然而居也東西焉南北焉命也數也升沈焉離合焉聚短散長懷想悠悠有不能堪者矧余叨參二百之晃遂玷官籍遂與之隔面間或邂逅終未款洽而其不相值者又十而八九常以是爲平生一恨前

年秋蒙誤　恩出按是道問知和而德載已歸泉下而
無恙者有四人同在近程亟謀一集以叙厚契且以泄
余所恨者適丕應時叔分符在玆聞而曰可㦲依期而
至乃具酒樂設席于州廳事及集勝亭凡兩日披豁情
抱極其歡譃而罷在坐俱歎盛舉而余尤幸余恨之小
泄今春暮德胤見余曰入京於仁吉家見湖南榜會圖
殊可歆艶兄亦盍用前日事描成卷軸爲別後慰懷地
乎余諾之因念軸以識分古也而余歸期又迫筍不申
講好會兼浣離腸則掣電一歡有同夢寐而恨之在心
者如未嘗泄於是俻綃素倩畫史而施繪事州之樓臺
非一獨芙蓉堂擅其勝故以是爲之所爲圖既就逺我

諸兄辨連夕之遊樂意有加於前日始酌瀛海樓終之于斯堂兩地蕖荷方盛紅翠雲湧香溢罇俎蓮榜之會於斯尤稱亦一奇事也惟玆六箇同年如彥深丕應時叔猶嘗邂逅而有未洽之恨至於瑞仲及大容昆季則乃即其不相値者自庚子到今凡三十餘年其爲恨爲如何哉今也聚同席交兩膝把一杯相屬余有恨天其泄之將千里遐蹤使合堂而樂又復移幻形模得以長會合而不我阻堂中畫中俱爲一體酒酣興逸神遊形骸之外如化蝶翅入壺天恍然不知在彼在此何者爲眞吾也他日掛壁展翫所謂美蓉堂者家家即有而吾七人相對軒窓貫寒暑軼死生而酬酢蹈舞如一日夫

何患東西南北升沈離合之難齊又豈止泄平生之恨慰別後之懷而已哉會之歲月前則隆慶辛未臘朔今則壬申孟商下澣也諸兄以顚末之識屬余仍賦二絕要諸兄賡載云

鄕校歌謠

紫霄儒仙攀鳳詔而登鶚野青丘寒士望星軺而欽風儀于胥樂兮亦旣覩止恭惟靈源毓粹瑞玉挺姿早鯤化於南溟旋龍躍於學海貞松節勁再尹爲府之霜寒瑞錦毛新嘗浴鳳池之波暖嚴威克著出納惟明一身令名萬口稱美作龜鑑於秋部雀鼠之曲直自分爲父母於南陽士農之謳歌爭唱歷敭風化瞻仰雷同許國

以忠安民則惠予嘉乃績邦家之寵旣優世選爾勞帶礪之盟永固功已高於一代望亦重於四方允矣我侯邦之屛翰昔漢南攬轡之日貪懶畏其威今嶺外觀風之秋强梁解其印所爲若是何適不宜伏念一介賤生三尺末品學且鹵莽技亦黔驢迹寄洙泗之源未窮性命身被甘棠之化仰獻歌詞詞曰大鈞儲精篤生我公冠仁服義繼佩精忠宏材碩德黼黻　宸衷王命我公式是南人皇華四牡來宣來詢每懷靡及一視同仁南人有言我有良翰允矣君子令儀伴奐敷政優優示人準則良士勇善僞夫去飾瞻仰德宇高逾嵩嶽辰韓舊都遺愛罔極

策問

問先儒論學問之道必以知行爲言然則是二者之有關於學問者何事歟抑且有先後輕重之可分歟其所以知之所以行之者必有其要而至於能知能行焉則其效又當如何斯二者不可得兼則捨一取一亦無妨於學問歟如以爲有妨云則其弊又將若之何周孔尙矣顔曾思孟亦有可議於知行之盡不盡歟漢唐以下能有志古人之學問而用力於斯者誰歟至於濂洛關閩諸賢謂能續千載不傳之緖則其所知所行與古人一揆者可歷指而言歟當時見聞而知且行之者前後相繼其所造亦豈無精粗淺深之可評者歟當今功利

之習醉人心骨其於所謂學問者視若秦越將知之難行之不易非人人所得與而然歟抑道在邇而人自不求其所以知所以行者歟諸君子專心靜處所得多矣盡講明踐履之實使足目俱到而一洗滔滔之隨俗請自今日之一策始余伺人何幸得與聞焉

問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焉由父子君臣夫婦昆弟而觀之所謂朋友者似若不至大關而得與四者並列何歟有以爲四者之倫必皆待此而後明者其說不爲過歟人倫之至謂之聖人則古之聖人所以盡乎此者可得聞其詳歟後世之賢人君子非不多也其能庶幾於交友之道者誰歟當今世敎不明理剝而欲熾

天性民彝傷斁殆盡而朋友之倫尤極乖悖外親而中
戾貌厚而心忮同朝而無可信之契一旦而有背面之
疑甚至昨爲兄弟而今則路人朝如骨肉而暮甚仇敵
者所在接迹其天叙之典一朝戕賊至於此極何歟將
世道已降人心已漓而不可復歟抑上失敎道下安暴
棄而別有致此之由歟伊欲使人人知友德之義士士
獲輔仁之益而復全其有信之天賦其道安在諸君子
切磋講劘之餘憤世嫉邪之極所以闡革汙之方而究
明倫之學待問久矣其毋以爲不如己而有靳於言也
問民之於國猶子之於父母其命令之奔走需索之供
具豈待督責而後爲之而其父母之所求乎子者亦安

有難行之事難得之物以相虐也哉然而世之爲國者常患於令之而民不從求之而民不供爲民者每苦其君令之難於奉行上求之難於應副何歟當今之時上之所以使乎下者皆因 祖宗之定制下之所以奉乎上者亦無科外之横賦却乃催辦急於星火而民猶不以時供愁嘆極於怨詈而上或反若無聞其所以致此之弊而弊至於此極者豈無其由歟若倉穀之公債土物之常貢 進上之漁獵其人之木炭奴婢之貢布軍卒之番糧是六者皆所謂 祖宗之定制亦非科外之横賦然其徵督尤不免緊急而供納最不能堪支此於國於民皆今日切害之弊所當先講而救之者其詳可

得聞歟伊欲使朝政盡子民之仁民心輸奉上之忠上下相須君民兩足而終至於親賢樂利本固邦寧其道何由春闈發策將以求識務之才以試活國之謀諸生盍以是籌畫於平日就廷對而畢其說耶

祭文

親祭社稷祈雨文

神司下土主我東方萬物資生厚德無疆越在于今誕篤降殃至于五月自春恒暘炎赫旣甚焚惔孰當千里一灼滌滌彌望不種何穫無天必亡林林赤子命近遑遑餓莩日聞慦焉兢惶精禋斯舉忱篚是將未獲矜祐祇加焦傷時憩點滴旋熾驕陽職是涼薄罔聞馨香召

突致戾乃理之常寧丁我躬哀此黔蒼惟天生民付神主張窮斯靡恤曠咎攸彰所特神化終必允臧躬詣壇壝敢罄衷腸亟鑑誠迫一沛汪洋

祭王太祖祈雨文

惟靈德包天地功駕宇宙三韓統一萬民鼓舞衣我食我莫非爾極至今千載奠枕壽域顧惟偏邦王師所臨赫赫英靈館我城南有求有禱福我壽我令茲長養序屬南訛旱魃肆虐傷我禾稼汙邪就乾甌窶塵飛播厥計窮函活無期溥彼原田將就汙萊西成何以卒歲可哀伏惟英靈在帝左右顧此民庶是王舊有神若有知胡寧忍此民若靡遺神亦靡底願賜神惠揮駕雷師油

然沛然及公及私沐浴膏澤其敢忘之

祭兵使金秀文文

惟靈生長名門稟成純資彎弧志壯貫蝨才奇天門一戰首折甲枝英稱旁播雲路前開分符城郡游刃恢恢耽羅境絕牧理實難丕膺榮擢國固民安島夷航深路由東萊設鎭扼喉控制往來撫禦或失邊釁斯萌沿海舟師星排列營玆焉管轄百萬懸命梱外政愆害延四境任重選精天遣公裁公來自西海隅春迴淸儉律己源潔流澄疆埸枕奠隊伍懽騰流亡幾年安集如期雅歌投壺橫槊賦詩古名將風令節鎭師方期持久內寧外綏云胡星隕失在山虎國摧門鑰士喪親父物論與

惜方隅如空嶺南千里吹斷淸風猥以菲才忝任方面同寄分憂情契繾綣庶幾同寅靜鎭一方遽失倚庇驚慟何堪靈柩告啓指彼漢南臨江候哭尤切哀悼靈其有知尚歆處告

伊山書院奉安退溪先生文

大哉聖道原出於天羣聖承緖迭爲後先孔集大成孟後無傳曠世周程遠續絶絃盛大流行猶待大賢卓哉考亭啓後光前斯道大明天開日懸德施斯普覃及海堧圃老獨詣不幸隮顚文運載昌培植百年四儒相繼純篤精專横遭消剝未克究宣天未喪文先生作焉德器渾粹襟量冲淵早受小學篤好斯編世方禁抑一意

不遷根基旣立操履益虔造次必是夕惕朝乾聖賢方
策熟複貫穿推究義理忘食鑽研曰子曰史傳記註箋
靡不涉獵提要鉤玄程朱遺書語錄之編來自中邦始
見其全公獨耽嗜炙腴膾鮮沈潛涵泳鑽仰高堅至樂
在斯富貴浮煙脫然遐擧不受拘牽退溪之岸陶丘之
巓仁山智水登陟泝沿靜中深造妙契魚鳶義精仁熟
矩方規圓至治久遏民苦顚連　王鑑羣情夢卜登延
尺不可枉竟秘陶甄行藏舒卷允合經權楹奠遽兆喬
嶽崩騫蒼生無祿士林悲纏遺澤所霑泉達火燃刱伊
龜城公有園田弱齡遊學王潤珠聯羣居肅敬動遵章
弦師範一鄉汙染自湔親炙旣深咸切慕羶瞻彼伊山

昆虬蜿蜒維谷有院堂室靜便厥初經營實稟裁鎬記之規之曲示諄詮卷懷言返亦駐行轎質疑屨滿誘掖拳拳學子受賜盈懷蘭荃教育之功沒世愈緜鄉賢祭社香火聯翩如公道德前後誰肩廟祀尊崇吾無間然顧惟末學叨玆備員仰止遺風無路執鞭適會斯役敢不勉旃維院之東有址平平大小歡趨其成式遄祠宇渠渠畫棟朱椽肅肅其室淨几新筵揭虔妥靈辰也吉蠲牲肥酒香秩秩豆籩有儼衿佩登降周旋洋洋如在地中之泉先生之心秋月寒川先生之學十圖一篇羹牆瞻慕教化無邊祗祀自今其永無愆

祭先祖文

恭惟我祖誕襲蟬聯早循恩蔭五命登遷門戶不祿偕逝青年孤兒黃口失依顚連隨姑嶺外困窒莅塵自兹生育螽羽詵詵延至四世至今瓜緜懷哉先隴西輔荒阡鄕居旣邈望阻山川竪喬迷昧井坐園田濫承餘慶桂籍攀緣少壯遊宦出入拘牽誠心淺薄遷延莫前謬被　聖寵方面叨專　恩加三代榮徹重泉積累所召悲感斯纏趨拜塋南馬鬣崩顚托人護視勢宜難全嶄深舊懦痛劇新煎擬亟修完姑待春天肆陳菲羞仍謝咎愆罔極中懷靈鑑昭然

祈雨祭文

惟神炳靈鎭于南州屹然雄威橫截海陬一方動植咸

仰神庥今者亢陽旱魃爲仇春候已邁野無萌句川源暵竭塵翳西疇耕播莫措大無是憂哀我赤子逝將轉遘陰陽轇轕載峙載流人雖異體一氣所區神司福祜宜爲民謀民之瘼矣神亦有尤胡轉于恤久慳神休予今祗告惟雨是求亟下甘澍無貽神羞

嘯臯先生文集卷之四

碑銘墓誌

皇明高麗國行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右文館直提學　朝鮮國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朴公墓碑

粤若稽古我先祖麗朝右文館直提學公剛腸硬脊出於素性柱天活國綽有餘地掌教學宮則與圃隱諸公同選典禮至朝則有成規爲後矜式至於華夷旣區逆順理明匪人謀國甘心僨事傾朝惕威鉗口而公獨忠義奮發直批領鱗千金之軀殞於謫路而不之顧儻使昏聾一醒翺垂覆之轍則靑木豈遽至於根蹶哉公之

言行詳於柳檮亭之狀公議之痛惜著於鄭三峯之文其轟雷烈日震眩萬世之耳目則又有太史氏特書之傳在焉獨其衣冠之藏因川逝浸遠失於授受莫的其地合門茹痛而依神栗主祧久未瘞亦以難處爲疑前數年開城有卜葬其亡者掘剔荒阡見短碣露首於草土間闢其面而讀之則公之姓名在其上遂不敢下手而退因以旁播而爲子孫者始獲聞焉亟趨而審之則坐北面南低衍成隴者即公之墓而在東向西山勢稍高者乃公配李夫人之葬也表刻分明而馬鬣崩夷介在叢塚之中而犂鋤之跡又已沒盡階矣旣失而得之感幸固深而蕪廢之極愈不禁慼中而泚外即謀所以

改築其崇而復其兆域者乃列內外諸裔無親踈咸致其力又以轉達于 恭懿慈殿則宣賜米布而且命役宮奴之居近地者凡二百名玆於上年夏四月會祭于東部雙栢亭宗家因陪衛祧主至弘濟院而辟焉侍神轝而行者三人越二日某甲乃至以趁前卜吉朝始事二晝而畢剗去積埃封以新壤追逐窴魄拓愜溝隧若堂四尺依舊隆然而怳乎如在其上矣奠焉安之反而諗于門則僉曰五百祀王家將相燀赫一時者何限所以機沙錮石無非爲久遠計一朝遷陵變谷換易新主雖牛醫馬卒之孤皆不忌於舉鍤而生前炙手之埶不能柰何乎玉椀之出公在當時一譎魂爾其遺宮所宅

獨得完保無恙以至于今見者竦然而自戢聞者鄭傳之恐後子孫之失所依歸者不費寸步而自知之得以鼎新而復其初玆實曠世之異事豈非公之國耳精忠不泯猶一日與宇宙相爲終始而天陰相之以篤爲善之報歟舊碣埋沒掘之至趺則規制簡儉而樹立堅牢矧是公之胤子平度公緣元勳贈考爵以表諸神道蠲奢汰而懷永圖者則始雖議改而不可移動也決矣今宜特伐一石備鐫斯擧顚末以詔後嗣使之時省而世護之設有不幸亦得以起警懼而杜窺覘如前日焉足矣於是罄餘貲以成之卓之公塋之左公諱尙衷字誠夫羅州朴氏密直副使秀之子進士允茂之孫及第宜

之曾孫夫人乃稼亭之女牧隱之妹生一男一女女適
安城知事金芑男即平度公旹建文辛巳初贈公賛成
而碣則刻於永樂十年厥後平度公陞議政封府院君
則法當加贈故櫝中粉面題以領議政而妣亦贈辰韓
國平度公壽纔五十三而終則是必未及改墓表而然
也故今建碑額定從粉面所題與前碣不同也平度公
之子男三曰葵觀察使曰薑錦川君曰萱府尹女五府
事尹敉判典農寺事金潤觀察使李重判中樞魚孝瞻
尹敬信多顯揚於本朝自是宗支繩緝不絕珪組相映
而至五代 恭懿慈殿克配 仁廟盛德方享太母之
養今 王妃又以公八葉孫繼膺沙麓之祥 冕迎而

入肇贊關雎之化非積之久而培之厚一門之慶安得稠疊至此乎日者　慈殿特命宮奴二戶之住近者使守焉允爲異數而可保無虞於後日由令觀之君子之澤殆將永世而不斬焉爲子孫者敢不益懋厥修以無忝家聲也哉

高麗國推忠亮節宣威翊贊補祚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領三司事原川府院君邊公墓表

東方之邊皆祖於原原之有邊氏自領三司公始公本中土北地人生于遼瀋稟幽燕勁氣值胡元運訖德穢寇頻爰謀避地至正辛卯隨恭愍祖東王乃妻以咸里判樞密元顗女元本籍原故公亦因賜原爲鄉焉于時東

亦不靖外侮充斥紅巾北蹴涅齒南跳以至鑾輿播越
而赤子爛爲魚肉其戕亂敵愾或佐或專公未嘗不與
而績未嘗不茂賊未嘗不芟蓋賜號功臣恩榮及於存
亡者非一再至於引月鼎峯之捷雖 聖武所加似若
不藉羣力而觀其酬勞之日五十金之賜獨與 都閫
同諸偏裨莫與焉則知公之於此擧籌略居多而不與
神功聯書豈載筆者所重有在而然歟公平生履歷無
非華顯而卒乃封君府院領印三司則勳爵相稱而朝
望亦隆矣獨其末年因金佇一時蔓辭遽罹禍網宥命
累降而竟爲言者所强不鞫其情而蔽以極刑實恭讓
之二年也革命之際事變之難雖後世所不可知亦所

不敢言而爲子孫者不能無遺恨焉作傳者至序於林
廉之次而其記公所坐之由則曰問佇不服刀裂火熨
隨問皆服遂成獄詞云者茲數句豈非良史之微意歟
王氏給劵而錄已死之功　本朝復官而還沒入之財
公之英靈於是乎亦可以少慰矣公衣冠之藏舊在楊
州注葉山成化初以逼近　陵寢移諸豐壤之吾利洞
世斬屬疎遂昧其地門戶茹歎有裔孫曰循者獨慨然
探尋於麗經兔迒之間得一古墓在脩崚上比常瘞特
崇又近在兵使公墳東兵使亦公後也遂意此必公
之所葬而無表碣可考乃邀喚傍居故老而詢之則果
是也荒榛翳隧塵蘚沒階忻愴交懷拜奠而退即通諭

于表裏同譜又謀所以樹繫牲之石深刻而永傳不使再歸於湮廢聞之者皆悵前之失幸今之復慶後之將續於無窮乃隨饒乏之高下其數而輸之資循也實管而成之將涓吉改封而豎焉公諱安烈追封重大匡門下贊成事判禮儀司事順之孫誠勤翊祚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判三司事諒之子配元氏祖僉議贊成事忠父即判樞密公也男二曰顯捷文科判奉常寺事曰頤左軍摠制曰預判訓鍊院事女一恭順君芳蕃其壻也流派轉遠緜瓞斯繁至今滿朝簪紳多公之仍雲公考以上世襲元朝千戶雖積慶有源而公始爲東方邊氏之第一祖則厥後永世之蕃衍升揚者實皆自公而發

之也嗟乎使如循之篤於孝思者代有一人則雖微此碑公之墓可庶無虞於他日矣然而遠者人之所易忽而聖人以能追爲美則凡爲公之苗裔敢不思肇啓垂裕之恩而各自勉旃以無負此碑也哉若夫年紀則在史譜系則在牒玆不詳錄而只撮其梗槩云　皇明隆慶五年辛未七月日

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奉直郎洪州判官朴公墓碣

吾朴氏世居羅之潘南有諱宜及第起家至直提學尚衷學行名節事具前史夫人李氏稼亭公女子左議政旹佐　太宗策勳封錦川府院君夫人周氏判書彥邦

女子參判龔夫人邊氏判事顯女郎公考妣公諱秉鈞
字子平蔭仕轉至奉直郎司醞署令通判洪州而卒
贈左通禮配興陽柳氏　贈淑人曾祖王麗名臣濯祖
郎將灊妣南陽洪氏考都染署丞禎妣密陽朴氏一子
谿副司直　贈左副承旨三壻别坐金珸進士金進孝
內禁吳益師內外孫曾玄共百數十餘人略記于後嗚
呼公以顯閥名家早踐流品言行施措必有可觀而莫
之考嘗聞公夫婦一時夭逝孤幼無託京外伯叔分育
而嫁娶之蓋承旨居安東姊妹歸在坡忠全三州宜乎
於公平生未及詳矣然其梗槩得之傳聞者必多今之
存者蒙無授受生卒除拜亦皆泯焉慢先忘遠之罪斯

極痛哉公墓在高陽圓堂里實柳氏族葬雙墳面西流派散遠失於省護頹塌欲平承任謀欲改營敎識始克就焉因樹石記其陰以示門裔於無窮云曾孫通政大夫行驪州牧使承任謹記　幼學承倫書　孫琛禦侮璡嘉善老職珩進士　贈參判曾孫忠義承張訓導承文察訪承健正承侃進士承俊外曾孫進士金仁卿郡守金汴生員安軫外玄孫水使朴自芳博士金復慶學諭權春蘭正字權斗文　萬曆己卯八月日

洪州洪君墓碣銘并序

余旣冠娶于醴之北村金堂谷同里有洪君希甫貌奇氣壯無險躁態往來相熟每見其揚眉唯諾常若有喜

事蘊在胷中者君有子曰元海聘吾外家再從妹爲婦於是又與之交親其典刑克肖而和綏好學則又君所讓也去年春余謀養病乞郡而來則君已下世元海來以墓表陰刻爲請悼亡矜孤其何說以辭謹按君諱彥倫本洪州人父順汀朝散祖承祖進義曾祖綏修義皆散資無顯仕高祖數階資憲位摠制安平其贈謚也君娶巨濟潘氏父洙訓導祖孟江通仕曾祖混縣監高祖濡察訪以孝行旌門允足稱焉君世居安東屬縣一直既奠厲因家于茲潘氏生長儒門頗有閨範元海之以文爲業盖得諸內敎爲多無他子女生弘治丁巳先君八年庚戌卒年五十四葬郡北十里龍山震向阡繼室

以任氏生一女一子貞海皆幼君則以己未生甲子一
周而終卜潘氏兆右爲雙墓少業弓馬曉事農圃乃眞
實錄云銘曰
面水虹圜肩山斗峻安玆幽宅萬古無盡

有明朝鮮國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
政兼領 經筵觀象監事行活人署別提奉正大
夫盧公碑銘 幷序

蘇齋盧相公前喪在隆慶戊辰相公時以湖西按使受
命闕下聞訃奔焉旣克葬于所居尙州化寧縣祖塋
之兆越若萬曆辛巳遭後喪則相公已入東府陞左揆
矣大夫人從之在京故奉其柩由木道返而祔焉稽諸

儀與刻麗牲之石謀所以記其隱者承任何人敢僭斯
命謹按其狀而次第之曰盧氏自王麗來占籍光山間
有登仕路者至　國朝議政公諱嵩始大顯于世有諱
德基在　莊憲王時位叅宰列不肯以椒掖之私自籍
事具佔畢金公所誌寔生敦寧判官諱熙善判官之子
曰叅奉諱敬長亦職敦寧　贈吏曹判書嗣判書者諱
翊所歷有能聲終守豐儲倉　贈左贊成贊成娶　贈
貞敬夫人李氏乃都正諱賢童之女生一子諱鴻字伯
鸞即相公先考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
政公也公之始降贊成公夢有日光滿牖之異輒名以
志之稍長業文一舉貢士選竟不利保而薦者亦屢而

皆不偶歲在龍蛇士林禍憯相公以天官郎僚羅海島之竄公迫於患難巻而自晦加以體質纖羸中嬰風濕沉綿不愈過五十丁贇成公憂殆不勝喪至壬戌又遘厲危劇遂歸老南鄉丁卯 嗣聖建極改紀邦政舊發始起相公以領袖宿望鳳儀于朝朝議將致公都下以遂朝晩省侍之便盖相公違親側餘二十年日短之歎政急而物情則喜季子之歸惟恐一日不在朝廷故也翌年春乃授公活人署別提則公疾已病難於就職四月輿送 命下 聖念益勤而公竟莫能與焉於是不獲已許相公出牧西原未辭朝又轉陞方面無非爲近公地也而不幸公不及見已於是年冬十有一月某甲

終于沙谷舊舍春秋七十三公素無分外之營寓酒自娛能多而不亂務與人恭而有[illegible]如也初相公作州告以造朝肅承則諄諄清愼爲囑無一語及私此可以見公之爲人矧乎以贊成爲父相公爲子宜其追爵崇極永享身後之至榮也公配星山李氏前朝府院君長庚之後監察湑之曾孫建功將軍諱湊之孫大司憲諱自華之女大憲公兄弟四人三躋二品大憲其季也清白自持以氣槩見稱夫人生於名門婉娩擩染焯有閨範旣受公聘中表以得賢爲慶天資溫柔恭愼事舅姑盡孝事君子無違臨財以苟得爲懼訓子以義方爲先遇兒孫意未嘗有偏料事出人雖士夫有所未及大爲

黨中有識所異凡親屬婢僕有所因緣轉囑於子壻者
絶意不領閱世變家難既多眼前榮貴亦不以爲喜諸
子嘗稟以鄉曲歸思則曰吾爾之從安用問爲常以先
人祀事爲念老而彌篤或至涕泣庶娚爲父後者極其
憐愛焉後公十三霜而終得年八十五葬華無他言第
數二子或至於傷生際屬纊猶手整襟裾其質美識高
有如是夫封尊命婦之首福冠箕疇之一垂魚戲彩盡
其歡列鼎登牲極其養此所謂其生也榮者至於集役
丁以訖襄事輸粟積以供奠具皆出於 睿眷之特軫
而人子無儉親之憾則雖謂之後喪踰前喪可也二男
長即相公名守愼甲午兩中司馬癸卯大魁金榜以

仁廟朝不食遺果待陽長復生聲應氣求延登泰階衰
制未終 絲言已行於虛席鹽梅之調知有日矣次曰
克愼蔭仕至金浦縣令一女時守加平郡李堯賓其壻
孫男二曰大河曰大海皆職縣監大海後相公爲宗孫
孫女三適學官沈善壽別坐金命賢幼學金璞外孫男
六曰沚曰瀞曰浚曰淑曰浩曰瀹女二一適幼學李賁
曾孫男一曰道亨女四外曾孫男如干女如干皆幼公
有側室子六曰原龍終龍伏龍應龍抗龍彥龍嗚呼家
法之正子孫之衆居今世求公門之媲指不多屈矣豈
無所自而然哉承任辱相公知顧而未及識公竊觀狀
之所述辭極謹嚴無一字之釁形容親切處剛則濔潤

則謚盖將兩病焉玆敢僭用聖筆因舊文之例而書之獨於贊成公之夢心竊奇焉因演其義銘之于左曰

朝旭之鮮東方自出我夢見之爛其盈室呱呱厥聲允叶斯禎名以命之適觀厥成天久則徵歲聿云暮人亦有言兒子必傚離明兩作舊牖新輝康侯三接符合不違是子是父 王用寵嘉注官與病 恩私曲加言樹之護厥耀彌章壽考尊榮夫孰非祥祥鍾日華祖始孫終公實膺之貫徹幽宮一品豐鐫于彼朝陽垂眹來今邦家之光

安東金公墓碣銘并序

義城縣令金顯之澆奠于其先墓過余語曰先君早事

儒術讀習經書於庸學語孟尤熟諸子在懷抱時親自
提耳然未嘗披卷目閱皆口誦以授逮至成立而不倦
英世與孽季得不爲他歧所誘以有今日無非昊天之
德風樹奄忽號慕曷及今欲載揚遺行樹表墓南庶得
少慰罔極之痛敢以敍述爲請余與顯之氏同里而同
榜義不敢辭遂詢而得其詳則君本安東人諱某字某
其遠祖方慶仕高麗爲侍中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
母某氏君性度軒豁居家無疾言遽色學勤而身不顯
豈非命歟娶昌原黃氏尼山縣監永孫之女生三男長
即義城英世其名中壬午生員進士兩試登庚子甲科
第二歷戶刑曹郎署今出爲是縣皆以守職稱隱德所

積其發諸此乎次英輔次英國女二安舜鄭安克恭其壻也君生弘治丁亥終嘉靖庚寅壽六十四黃氏先君五年生後君十年卒壽七十八合葬于所居榮川郡南五里和林洞艮坐坤向之原嗚呼余生十四年而君逝其行跡可紀者尚不能知矧伊數世之後乎伐石昭示乃孝子之心故樂爲之敍銘曰

窆貴同穴夔鮮後延世所共憾於斯爲全稽古之功可示其傳

令人李氏墓誌銘

李司藝首慶暨其弟溫陽郡守重慶旣喪厥妣葬有日矣自爲狀徵墓銘於余余交李生父子間久辱知且親

義不可辭按狀令人李氏龍仁著姓僉正孝完之女始祖諱吉卷仕高麗位至三韓壁上功臣太師三重大匡累世簪纓門閥赫然傳十五代有諱升忠歷官終判生縣令奉孫於令人爲祖僉正娶監察李昌原之女以辛亥正月十四日生淑愼禀性聰慧過人歲癸亥擇配歸于李君英符屬朝政亂李君遭門禍竄謫于外令人冒重禁出萬死隨侍于流離中不甦捨以至反正乃還人皆難之恪奉婦職事父母處妯娌備盡雍穆閨庭之內翕無閒言唯謹蘋蘩不喜巫祀親鄰有窮之者極力賙恤猶恐不及李君釋褐顯敭于世朋儕之中共歎其賢聲懿望雖齊眉剪髮有不能過也李君名位未振遽爾

中折令人自分同穴水漿不入口絶而復蘇者不一再姻戚多以諸兒呱呱無托爲諭卒不伸已志平生以爲恨三子皆俊拔英秀口授孝經小學諸書不資外傅遂爲名儒最季復慶大有才華人以遠大期之不幸而夭令人慟念不置頃之疽發於乳或云取浴溫泉可以已疾重慶請于朝由 經幄出守溫陽御板輿到郡日煎浣將効竟不穫令人治家儉素凡飮食衣服只取適口體而已不爲奢麗之事雖至貴壽不廢女紅常誦公父文伯母之歌以自警其在溫衙勉重慶勤以理官仁以撫民朝夕所食只蔬菜數器而已若得珍味而進則愀然不樂曰恐出於民力輒却不御重慶祗承內訓治爲

上最溫民感今人之惠指爲孟母陳列監司具由奏
聞特下書褒美吾東方女德之盛前古所未有嗚呼賢
哉卒癸丑十一月春秋六十三生三男一女男長首慶
登戊戌科成均司藝次重慶登丙午科溫陽郡守俱以
文行方見重於時次即復慶女適生員李磁首慶娶縣
判金希說之女生四男一女曰悠曰懋曰戇曰慤女幼
重慶娶判書尹思翼之女生一男曰恒李磁生三男一
女曰裕仁曰得仁曰弘仁女幼銘曰
主中饋無遺婦之宜兮教三遷乃成母之儀兮有夫有
婦有母有子鍾美一門世家誰似繩繩不匱永裕于後
國乘可徵我言非諛

舍人柳公墓誌

公姓柳氏名堪字克己完山人也考典艤諱世龜祖六司諫諱軒曾祖樞府僉知諱某妣陽川許氏全州府尹礦之女右議政琮之孫以正德甲戌生公公少而學文攻擧子業中嘉靖丁酉司馬登庚子及第揀隷槐院薦拜翰苑檢閱未幾入銀臺爲注書秩滿陞春曹郎佐是歲甲辰 中廟殂落禮非常講驚遽難辦公爲都監屬官究擧靡缺翌年春廷議以邊郵凋弊遣公往撫而旋惜其去未踰冬經遷西銓郎署丙午進正郎地官秋換水部以出按湖南檢田姑移閑地丁未擢栢府持平遂與選玉堂由修撰躋校理即除天官正郎于時柄倒權奸

凶鋒毒淬士林畢緒公乃爲其畜狗所噬竄北荒鄰臊竭者十有七霜太陽騰霽克剪大憝首伸羣枉公亦覺還回京隆慶丁卯 康陵上賓今 上踐阼即召收碩果之見遺者延登無虛日公於是得敍學宮司藝歷司成隨有判樂司之擢時重言職屈公爲掌令戊辰復任太僕正相府例愼簡郎僚物望見推一日超至舍人凡起廢諸公相繼陞堂而公獨遲回難進移太僕還授舍人者至三而竟以是終焉素患煩渴去秋銜 御史之命星馳朔方窮陟險遠冬又參修實錄隆寒溽暑備嘗勞勩積傷成病馴致不救公平生不爲營私計奉先極其誠友諸弟惟篤待宗黨盡睦婣覯其外坦而中確片

言不輕發其胷中常若有餘地者人多期以遠器而蛇年之讖遽驗於今日嗚呼痛哉前配同知敦寧曹允武女生男曰永健永均上舍曰永立承文正字進士李春元忠義李世曾幼學姜晶其壻也繼聘僉正盧僉女生男曰永起與內外十餘諸孫皆幼公得年五十六卒以今年後六月庚申其孤等文卜得秋仲甲辰將祔窆于楊州先塋里曰松山庚坐甲向之原冑監祭酒柳公希春曾與公同升後造中身而僧蹶于沙塞坎窞之久承任亦忝公桂籍因躡下風耆數司諸孤以知公爲請情不忍辭遂忍慟而議爲誌云

生員宋公墓碣

公諱碩忠字元老陜之冶爐人曾祖判決事千祐祖縣
監守謙考縣令綸娶領議政韓昌女以景泰甲戌生公
廿五捷司馬遊賢關與名士金宏弼崔溥等結爲情志
交孚契方知名搢紳間惜其早嬰風痺不遂顯揚於世
退家榮川奉香里以書史自娛固窮以終其身卒于嘉
靖甲申享年七十二葬所居郡南三十里平恩驛東岡
公聘洑川全氏通政希哲之女奉禮郎禮之孫典書光
遠之曾孫典籍文孫貫之外孫公旣病不顧家務凡措
置之宜應接之善惟內助是倚德備孝慈作範鄉閭生
天順戊寅公沒後五年戊子壽七十一而逝祔塋公墓
之左男四人曰儼以齒尊八十蒙 恩授堂上資曰儀

祭奉曰侃內禁衛曰儁忠順衛女三人曰李峻根祭奉曰安配坤忠順衛曰權五紀文科左通禮儼男曰福崇訓導曰德崇虞候女曰權瑞日琴應南李弘濟金允欽生員儀男曰福齡福男福稔福基福源女曰權宗景侃男曰福榮福恒福綏女曰金廷憲進士曰權載輿申湙恭儁男曰福堅女曰韓佑峻根男曰隱配坤男曰衛女曰朴承健察訪五紀男曰祜察訪女曰朴承任通政牧使福崇之長子曰沉其餘內外孫及曾玄幼而未娶者約五十餘人由公以上獨子嗣業者幾五六世而公之後裔若斯之衆多豈非所積者厚而然歟爲公子孫者不可不知以自勉焉

瑞山郡守金公墓碣

侯諱汴字仲洪慶州人系出新羅宗姓七代祖呂珍仕麗季官至版圖判書高祖修祚通訓知龍州郡事曾祖繼道通政內資寺尹祖進孝成均進士父世光禦侮行副司直司直娶安東金氏即萬戶達之女以弘治辛酉生侯早善射藝隸內禁衛嘉靖乙未 中廟展謁 齊陵試士于松京 賜以及第侯參虎榜丙科轉訓鍊參軍乙巳例遷引儀秋拜監察歷羅州判官又守昆陽瑞山兩郡歲萬曆乙亥八月丁丑以病終于正寢得年七十五十月庚午葬于坡州白石里申向之原坡乃世業所在蓋治命也侯性度從容語不輕妄無武弁麤猾氣

侯丁內外憂皆盧墓再朞前喪在未第時窮不及措依
土宇過冬手足皆凍見兄子無資自搆祠堂於宗家每
遇珍羞思不得致養於平日必言之垂涕風樹之痛至
老猶然鄉族家行祖先諱日之奠必往祭不懈有故未
往則別設于家家世寒素兄弟多至七八人皆貧迫不
聊一弟鬻田自給侯即償以己財而還之諸姪屬禁旅
不能自保使之寢食于家無異己子世之噬齧脂髓者
坐成充腯媚事權貴者立致通顯而侯皆不屑焉故官
秩卑微計活蕭條至於身後殯斂之具人多憫惜然視
一時臭掩人鼻者所得多矣配辛氏靈山望族迪順世
麟之女生男女各一男曰復慶丁卯舉進士癸酉捷文

科權知成均館學諭安適士人朴孝男側室一男承慶
侯之祖進士君即承任祖　贈承旨公之妹壻故承任
於侯實異姓再從因仕宦遊從日久合則樂離則思方
侯佐慶尚右兩也余適宰近縣得聞之時主將亦頗簡
付侯以營廚猶慮侯之濫費逮其去庫藏衍溢始服之
後首推薦云侯之有其實而不外見如此其平生孝友
廉介之美余尚有未盡詳者況他人乎嗚呼其眞可惜
也夫

有明朝鮮國貞敬夫人洪氏墓碣銘并序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祁公在　中廟
朝擢魁科負重望揚歷淸顯嘉靖庚寅由舍人拜司諫

抗言金安老不可復用爲凶黨所擠遯于嶺外賫志以
沒未幾國柄倒執邦基近喪艱得誅討於是人皆服公
先見追惜之痛而不可作矣公之夫人年纔四十一而
寡男五女二二嫁一娶其餘幼穉啼呼滿室夫人終喪
挈歸京中辛勤鞠養曰篤教訓皆使之成立有識至二
子一壻相繼登第餘子亦悉蜚英澤宮聯升朝列名士
萃于一家世稱其盛及今 上即阼夫人之孫女膺寤
寐之求衮冕下迎正位中壼此雖不可謂門戶私慶亦
豈無源無積而致然哉夫人日享專城列鼎之養封爵
之隆躋至極品犀金軒珂赫喧庭闈內外諸孫曰曾曰
玄多至百餘壽豈川增凡閱八十五朞以萬曆六年戊

寅十一月十七日甲子考終于城南舊第諸孤卜葬得
地於楊州治東金村甲子坐午向之原明年二月初三
日戊寅克終襄事初訃聞 王妃稽禮文舉哀于別殿
越四日成服 上特賜賻祭仍 命畿內給丁夫以訖
塋役亦出異數其終始哀榮之備誠近代所罕見也夫
人姓洪氏系出南陽巨閥遠祖諱殷悅翊戴麗祖以興
自是赫世冠冕曾祖諱深漢城府尹 贈領議政祖諱
興大司憲前後在言地權貴如韓明澮嬖寵如任士洪
柳子光舉彈劾不少避直聲聞于一時考諱士俯司贍
寺正娶 贈吏曹判書行副正韓巴山之女以洪治甲寅
生夫人正德庚午議政公聘以爲配夫人氣度溫順性

稟儉勤居家處事貞一不貳奉先享祀必盡誠敬雖在
疾病中遇忌日則不計世代遠近咸食素致齋至老不
懈撫御子孫不加嚴厲而自然有難犯之威男長曰應
川爲將養連典州府入爲漢城庶尹曰應順寧縣龍仁
以 國舅領敦寧府事封潘城府院君曰應男階嘉善
拜大司憲著十物論方倚爲重而不幸先卒曰應福左
副承旨曰應寅還陽郡守女長適牧使李希伯次適進
士朴誠元非一姓也庶尹男進士東賢參奉東豪正字
東老生員東俊次東民東善壻縣監任晃及安慶男潘
城男東彥女即 中殿大憲男別坐東燾次東休東點
壻監役李巖及李挺幹承旨男東尹東說東瑩東亮壻

鄭蕙衍郡守男東紀東績東緯壻趙玎權益慶外孫則
李大秋大禾官皆縣監次大秀大馨大年壻則蔡訪朴
黎獻生員權劔及崔德峻尹思誠其末支愈繁不可殫
記議政公乃羅州人諱紹字彥冑左議政諱岩五代孫
祖禰累世顯仕公避禍終于陝川因葬于其郡東壹陽
寺洞九谷里世系言行履歷之詳見諸公之墓表故此
特附書其梗槩云承任於公系在從末熟知夫人行家
裕後之實庶尹等據同宗之義命以碣陰之文以文拙
累盛美爲辭不可謹作銘曰
東有著姓繄唐之洪名家秀子貞淑攸鍾柔能配剛維
德之基廼積廼發介福來綏旣多壽祿即百斯孫厥孫

維何 國母之尊六新孔吉永安幽宅不顯其光有崇斯石

吉州牧使李公墓碣銘 幷序

公諱文誠字明仲姓李氏系出忠清之全義縣有遠祖曰棹佐麗祖參統三勳盟自是簪組繩緝九傳至貞直入本朝官戶曹典書嗣以孝靖公貞幹悅親如萊子老而彌篤被 英廟獎擢錫胤得公之高祖曰士寬階嘉靖尹漢城 贈至領議政全城府院君生七子而六子登科其第三則兵曹參議 贈判書平簡公禮長是生判決事 贈參判時瑤參判生公考楊州牧使公達配金氏平安道兵使光原君伯謙之女以弘治癸亥十二

月某甲生公公自少氣度異凡牧使公鍾愛之不幸早
孤學書未卒業以弓劒發跡嘉靖壬辰春中虎榜亞魁
即授宣傳官會 靖陵親閱于郊 御前宣令指揮委
公以辨公諳曉兵陣動中機節試輒稱 旨由是器之
再轉都揔都事厥後連擬東銓除判官者凡五內而司
僕濟用軍資外曰定州義州自義州遷理山郡守乙巳
仁廟遺弓公以尚衣僉正揀董 山陵役是冬出爲
昌原府使府違主鎭不十里爲守者難其職居三年因
事將免府民吁 闕請借 命原之勿易考未滿陞折
衝僉加德鎭節制鎭乃環海孤島當涅齒出沒之衝創
設日淺機械未完公盡意規畫多所繕葺成賴以安終

吏入典禁旅翌年夏慶尚右道水軍將闕用公代之時患大侵得公善措行伍少死徒者歲乙卯島夷焚掠湖南勢劇猖獗公所處與之接壤聲息震迫公身先奮勇嚴防自保逺其餘種奔迸波及所管公隨緩急出謀竟殲窮寇網無漏禽朝議嘉之時公觸忤見遞遊 命收敍歷黃楊兩州牧庚申冬西路梗于獷賊舉公爲平山宰見殿而非其罪壬戌秋以護軍兼內乘癸亥春受符節慶嶺南右道兵馬稱卿以 命之其建牙地即前所莅昌原府治而又於水營威績已著軍民熟於心目號令益孚比以親癖辭去軍中欲如前請留而未果繼是統湖右船卒者一暑牧吉州者兩朞是時公年近七十

而氣貌不衰然而屢膺闇寄輒以老見格而未赴自此五六年間優游閒慢以自適一日直 宮衛感風而退在告浹旬纊息遂定實萬曆乙亥十二月戊寅也 命該官弔而祭又賻焉 王恩邦典哀榮備矣公儀狀魁岸毅然有威重平居寡言笑不隨衆苟相唯諾兄妹遺孤撫愛甚至功緦疎戚咸加款恤交際撤城府拯阨副乏客至怡然觴豆日具而於家計不以有無爲問蒞官嚴以御下而濟以寬嘗曰聽訟而徇私必有餘殃又曰吾仕官許久未曾以私憤斃命凡蔽罪若盛怒則必回之不遽決問之則曰挾氣暴發重傷可虞吾有所受臨怒未敢忘云守檜山出鄰境路有餓莩而孩女猶飲於

死母惻然爲止招近巷里老傾給行齎使之收育及以兵節再臨則前女已抱子迎謝於道左衆口交稱之方倭警誅一逋戍吏以整戎陣妬嫉誣之爲逞憾聽者眩焉職是每有廷薦陰被沮梗以至前途多滯而終不自辨比者貪夫秉國餌爵秩以漁賄舐痔者蝟興四出搏噬氷山一澌羣狼失據網獨交加題目籍籍而獨於公未嘗屈指焉公出後同宗歙谷縣令仁孫即平簡公季弟大司憲恕長之孫於公考再從行也公於定州丁母憂於理山奔縣令喪其室柳氏又帥南兵日見背公在外敘多徑遞且遭齊斬至三位於朝又不過西樞三品此豈古所謂數奇者非耶所後祖副正允純以公貴

贈叅議越若牧使縣令兩考則視公秩皆　贈叅判金
柳兩妣並貤貞夫人之　命柳夫人寡居幾二紀公奉
之甚謹夫人每歎曰使吾有子而無良則得亨斯孝乎
公聘禹氏丹陽望閥典書希烈之後縣監敬之　贈叅
議孝從府使禮孫乃其曾祖祖禰也夫人受封與姑同
有賢德孝以事親厚以睦族禮遇勝御撫愛支庶一家
家敎之行固非獨陽之所成也公得年七十有三夫人
不及者六臘又先一年以甲戌九月日卒十一月壬辰
葬楊根郡西御美谷卯坐之原及公之逝卜丙子二月
甲申啓壙右同窆焉一子濟臣夙以詞翰鳴擢甲子第
選入史館拜諫院正言累轉至清州牧使入爲府爲持

平一女適生員金琮孫男四者後壽後耇後命後孫女一幼曾孫男二重基厚基外孫男一光潤孫女三長幼學宋惟敬其婿餘與曾孫女一皆幼側室子一山壽承任不及識公而附尾無路得與持平君情熟其胤奕炳蔚非孱拙所可攀諸子又鳳毛競秀李氏未艾之福其在斯乎今莽羅家難不徵諸一代巨擘用賁泉扃人將議是舉矣重君請不敢辭銘曰

謂位不達卿亞其秩謂壽不耋古稀其匹積有餘溢裕于貽厥偕老于室同歸于穴幽明無缺世所難必梨水活活鄉林鬱鬱斯源不竭斯丘有截永世其吉

司憲府監察田公墓碣銘 并序

延安田氏自昔世顯閥青紫相望而家牒失于火考諸
官籍可知者八九代其最則見于史傳至 國朝有諱
佐命其外孫女配 成廟即 貞顯王后用是追封公
右議政公始以篤孝被旌擢主廣興倉簿未幾解組歸
地誌載焉議政生諱裕尚瑞直長直長生諱季耕 中
廟推恩外家 特授宣傳官後又 批召村察訪皆不
久去職娶僉樞黃瑾女生二男君即季也諱允武字景
生正德辛未嘉靖庚子君年三十初登仕籍拜禮賓參
奉未終歲丁艱而罷戊申又除歸厚別坐例遷內資直
長癸丑朝議選重臺監請不拘格次陞授君膺是薦居
三載至乙卯出宰山陰君素患痰飮至縣增劇秩未滿

一年罷歸所居善山府西村舍翌年庚申三月二十九日遂至不起得年半百越幾月某日葬于梧積里向午之原君禀性孝友執德淸介其事親有深愛未弱冠失怙凡喪祭情禮兩至外舅黃仁獻每歎誠篤後服闋獎以三隸固辭不受後遭外憂哀毁過禮終喪不出廬外一鄕益信其純行伯兄病酒失性其相待有人所不可堪者而未嘗見諸聲氣及犯憲遠謫君不與宴遊見宥方復初焉値兄妹析産君則擇取薄劣人服其難在官不以一毫自累按使以政簡民便狀　聞而君已歸矣令人南氏亦宜寧巨族金山郡守廷縉之女修撰褒之孫郡守　贈領議政致信之曾孫事君子無違德奉祭

祀極其敬待族黨一於厚晚年宿疾纏綿稍間忽一朞
內連喪二女遂委頓不可救壽六十有三萬曆庚辰四
月十一日某甲卒于京第諸孤奉柩南歸卜得某月某
日窆于君墓左穴三子曰克仁無兒早沒曰克義生二
男大福大祿大祿出後克仁曰克禮生一男二女皆幼
壻二忠義衛尹成舍人白惟讓皆無後承任之息女歸
季子爲介婦玆知之詳敍其大槩刻諸墓表之陰繼以
銘曰
袞袞田宗未雄于鄉賢哉主簿獨以行彰永錫曾孫無
忝前光惟孝惟淸內外允臧胡稟之厚而嗇其享卑微
罷綬中身遘喪厥美攸合宜室有相一璋早虧兩兄終

跌亦傷子慈未稀而眹既亟只且其往無復天之方定
我銘斯告